

历届诺贝尔文学奖
获得者作品金库

(1901—2003)

*Rare Edition
of
All Previous Winners
of
Nobel Literature Prize*

人民日报出版社

Rare Edition 9

bel Literature Prize

历届诺贝尔文学奖 获得者作品金库

· 小说卷 · (修订版)

(第四卷)

林 杉 宋桂芳 选编



人民日报出版社

目 录

伊凡·亚历克赛维奇·蒲宁 (1933 年获奖 前苏联)

- 在 巴 黎 (4)
昏暗的林荫幽径 (20)
一个小小的爱情故事 (28)
旧金山来的绅士 (41)

路易吉·皮兰德娄 (1934 年获奖 意大利)

- 花 圈 (69)
一 天 (81)
夜 (89)
理想的婚姻 (100)

罗杰·马丁·杜·伽尔 (1937 年获奖 法国)

- 非洲秘闻 (112)

赛珍珠 (1938 年获奖 美国)

- 生命与爱 (140)
少女之恋 (155)

弗兰斯·埃米尔·西兰帕 (1939 年获奖 芬兰)

- 遗 产 (181)
- 暮 年 (195)
- 播种前后 (205)

约翰内斯·威廉·延森 (1944 年获奖 丹麦)

- 谢士婷的最后历程 (217)
- 沉默寡言的毛恩斯 (232)
- 耶斯巴牧师 (249)

赫尔曼·黑塞 (1946 年获奖 瑞士)

- 夜行孔雀睛 (267)
- 大 旋 风 (276)
- 在帕莱萨葡萄园的小屋里 (295)



1933 年获奖作家

·前苏联·

伊凡·亚历克赛维奇·蒲宁

Иван Алексеевич Бунин

1870—1953

前苏联

俄罗斯文学的经典作家伊凡·亚历克赛维奇·蒲宁，是在1933年以法国作家的身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的理由是为了表彰他“严谨的艺术才能，使俄罗斯古典传统在散文中得到继承。”

蒲宁1870年俄历10月22日出生在俄罗斯中部沃罗涅什镇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到了他父亲这一代，这个显赫的贵族家庭已经家遭败落。蒲宁读完中学便独自谋生，先后当过图书管理员、小报的勤杂工、政府部门的统计员等。

蒲宁从小酷爱文学，他从十七岁起开始发表诗作，1891年出版第一部诗集《在露天下》，1901年因诗集《落叶》而获俄国科学院颁发的普希金奖。他的诗大都以描绘自然风光来抒发心中的感受和联想。

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蒲宁转入小说创作，从那时起直

到十月革命之前，他创作了大量的中短篇小说，主要作品有描写衰落的贵族命运的《安东诺夫卡的苹果》（1900）、《末日》（1903）、反映俄国农民困苦生活的《塔尼卡》（1892）、《干旱的溪谷》（1911—1912）等。1909年，蒲宁被推选为俄国科学院院士，1914年曾被《真理报》誉为与高尔基、阿·托尔斯泰并列的作家。在1911—1912年中，蒲宁又写出了一系列取材于农村生活的小说，如《欢乐的庭院》、《夜话》等。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曾游历欧洲和东方诸国，写成了小说《兄弟们》（1914）、《从旧金山归来的绅士》（1915）等。

纤细灵巧的作品形式，形象鲜明的比喻手法，抒情色彩浓郁的笔调，是蒲宁小说的显著特色。西方评论家把蒲宁看成俄国文学中最后一位具有特色的文体作家。

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变化，蒲宁对十月革命从开始时的茫然到采取敌视的态度。1920年，他逃离了祖国，侨居法国巴黎，成为当时逃往法国的白俄知识分子的头面人物。

在法国生活期间，他以短篇小说《完了》（1923）为发轫，开始了他的“流亡文学”生涯。他创作了《米佳的爱情》（1924）、《阿萨涅夫的生活》（1927）、《莉卡》（1933）等近两百个中短篇小说和自传体长篇小说《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1927—1933）、回忆录《不幸的日子》（1926）。这一时期，蒲宁的作品弥漫着一种消沉、忧郁的气氛和浓烈的思乡情绪。

思想的苦闷和精神的幻灭无时不在折磨着蒲宁，1939年和1941年，他曾两次写信给阿·托尔斯泰和捷列晓夫，表示了

他回归故国的意愿。但终因苏德战争爆发而未遂。1953年11月8日，这位饱受怀乡之苦的作家病逝于巴黎。

除诗歌和小说之外，蒲宁一生还写过大量的散文作品。他的散文文笔优美，出色的景物描写和广阔的生活画面叙述，颇有屠格涅夫《猎人笔记》的韵致。

在巴黎

当他戴着帽子走在大街上，或者站在地铁的车厢里，就看不见他那剪得短短的、有些发红的头发里已经夹杂着丝丝华发了。他那刮得光光的清癯的脸上气色红润，那穿着长长的风雨衣瘦削修长的身材，受过训练的军人举止，端正的仪表，看上去至多不过四十岁。只是他的目光严肃而忧伤，言谈举止都说明他是个饱经沧桑的人。他曾经在普罗旺斯^①租过一个农场，在那里他听人们讲过许许多多普罗旺斯的挖苦刻薄的笑话。以后他到了巴黎，有时也喜欢冷嘲热讽地把这些笑话加进他那一向简短的谈吐里去。许多人都知道，早在君士坦丁堡时，他的妻子就抛弃了他，从那时起，他就带着心灵的创伤独自生活。他从来没有向任何人倾吐过他的内心隐秘，但当话题一涉及女人时，他会颇有些难堪似地开着玩笑，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他心上的痛苦：

“Rien n' est plus difficile que de reconnaître un bon melon et une femme de bien。”^②

^① 法国的一个省份。

^② 法语。意为：世上没有比能看准一个好西瓜和认识一个正派女人更难的事了。

有一天，在巴黎深秋的一个潮湿的晚上，他到帕西街附近的一个阴暗的小巷里一家不大的俄国餐厅去吃晚饭。餐厅附设一个类似食品商店的小卖部，他不自觉地停在宽大的橱窗前面——橱窗里摆着几瓶盛着粉红色的花楸子露酒的圆锥形瓶子和金黄色的盛着羊齿草浸酒^①的方瓶子，一盘已经干硬了的炸包子，一盘已经变成灰色的炸肉饼，一盒胡桃酥糖，一盒油浸熏西鲱鱼罐头^②。橱窗后面是柜台，上面摆着各种小吃，柜台后面坐着老板娘，她生有一张令人不快的俄罗斯人的面孔。商店里灯火通明，吸引着他离开这昏暗、寒冷、仿佛涂着一层油腻的小巷，走到那明亮的地方去。他进了这个商店，向老板娘鞠躬问候之后，就走进连着商店的一间空无一人、光线很暗的餐室，这里摆着几张小餐桌子，上面铺着白餐纸^③。他不慌不忙地把他的灰色呢帽和长大衣挂在衣架的钩子上，然后就近在一个角落里的餐桌旁坐下来。他心不在焉地搓了搓他那长着发红色汗毛的手，就开始看起一张满是油腻的菜单。菜单上开列着一长串冷盘小吃和菜肴，其中部分是铅印的，部分是用很溼的紫墨水写的。突然他坐在这个角落上的灯亮了。这时他看见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妇人走了过来，她神态冷漠、彬彬有礼，一头黑发，头缝中分，头发梳向两边，生着一双漆黑的眼睛，穿一身黑色的连衣裙，上面系着一条镶着花边的雪白的围裙。

① 一种烈性浸酒，即将芳香羊齿草浸入伏特加中，类似我国用白酒浸泡人参、枸杞。

② 都是俄国土特产。

③ 西方餐馆往往不铺桌布，代之以桌布形餐纸，用后丢掉，以免洗涤昂贵。

“Bon soir monsieur!①”她用悦耳的声音和他打招呼。

他觉得她是那样漂亮，以至于有些不知所措了，他局促不安地说：

“Bon soir……您可是俄国人吧？”

“是俄国人。请原谅，和顾客说法语已经成了我的习惯。”

“难道你们这里有很法国顾客吗？”

“相当多，还一定要点羊齿草浸酒、煎饼、甚至于红菜汤。您选好了什么菜？”

“还没有选好，菜单上的菜太多了……还是麻烦您替我选一下吧！”

她开始用背诵的调子念起菜单来：

“今天我们有海军酸菜汤，哥萨克味小肉饼……您可以要一份炸小牛排，或者，如果您愿意，可以点一份喀拉地方风味烤羊肉串……”

“太好了，麻烦您给我来一份酸菜汤和小肉饼。”

她拿起挂在腰带上的白纸簿，用一个小铅笔头把他点好的菜写在上面。她两手白嫩，十指尖尖，手形优美，衣服虽然是半新不旧的，却看得出是上等时装店缝制的。

“您想要点伏特加吗？”

“很想，外面天气非常潮湿。”

“要什么冷盘？我们有很好的多瑙河咸青鱼，还有刚上货的红鱼子，科尔库诺夫的淡味腌黄瓜……”

① 法语。意为：晚上好，先生！

他又看了她一眼，——她那镶着花边的白围裙衬着黑连衣裙显得非常漂亮，衣服下面那隆起的健康少妇的胸脯，看上去十分美丽。……丰满的双唇没有擦口红，但很红润鲜艳，一条漆黑的发辫随随便便地盘在头上，白皙的手上皮肤保养得很娇嫩，指甲亮晶晶的，呈淡粉色，一看就知道是修过的……

“我点个什么下酒菜呢？”他微笑着道。“如果方便的话，就要个咸青鱼加热土豆。”

“您要点什么葡萄酒？”

“红葡萄酒。最普通的——就是你们这里经常摆在桌上招待顾客喝的那种①。”

她一一记在白纸簿上，然后把邻桌上的盛满水的细颈玻璃瓶摆在他的桌子上。他摇了摇头：

“不要，谢谢，我无论喝汽水或者喝酒都从来不掺水。”

L' eau gate le vin comme le chariot le chemin et la femmel' ame.②

“您太恭维我们了！”她漫不经心地说，去取伏特加酒和咸青鱼去了。他望着她的背影：她举止从容，走起路来，黑色的连衣裙摆来摆去……是的，她的彬彬有礼和漫不经心以及她的举止言行都说明她是一个生活简朴，行为庄重的侍者。她穿着一双价钱昂贵的高级皮鞋。这鞋是从哪里来的呢？大概她有个

① 法国人都喜欢葡萄酒，一般食堂、餐厅的桌上都放着普通的红葡萄酒，这种酒不另付钱，包括在菜价之内。此系法国的习惯。

② 法语。意为：水能败坏酒，就像大车能毁坏马路，女人能伤害人的心灵一样。

上了年纪的，有钱的“ami”^①吧……这天晚上，因为遇见了她的缘故，他兴致勃勃，这样的情绪他已经很久都没有过了。然而一想到她可能有“ami”，又不由得激起他心中的烦恼。是呵！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暗暗地期待着一件事——希望能有一次幸福的艳遇，实际上，这只是他对幸福的期待，结果不过是一场空而已……

第二天他又来了，还坐在他的老地方。他进来的时候，她正忙着招呼两个法国顾客点菜，一面在白纸簿上记着菜名，一面口里重复着：

“Caviar rouge, salade russe……Deux chachlyks……”^②

然后她走出来了。当她回来之后，就向他走过来，微笑着，像对一个熟人那样说道：

“晚上好，您喜欢来我们这里，非常荣幸。”

他高高兴兴地欠了欠身子说：

“您好。我很喜欢你们这里。请问尊姓大名？”

“欧莉嘉·亚力山大罗芙娜。请教尊名？”

“尼古拉·普拉东诺维奇。”

他们相互握了手。她拿起了白纸簿：

“今天我们有可口的杂拌汤。我们的厨师手艺是很出色的，曾经在亚力山大·米哈伊落维奇大公^③的游艇上给大公做过饭。”

① 法语。意为：男朋友。

② 法语。意为：红鱼子，俄式沙拉……两份烤羊肉串……

③ 沙皇尼古拉三世的侄子。

“好极了，杂拌汤就杂拌汤……您早就在这里工作了吗？”

“才两个多月。”

“以前在哪里工作？”

“在《春天商店》^①当售货员。”

“大概是因为裁员被解雇的吧？”

“是的，总不会自愿辞掉这样的工作的。”

他心中满意地想：“这么说，她是没有“ami”了；”于是问道：

“您已经结过婚了吧？”

“是的。”

“您的先生做什么？”

“在南斯拉夫工作。他过去参加过白军运动。您，大概也是吧？”

“是的，参加过大战^②和国内战争。”

“这一眼就看得出来。也许您还是个将军吧？”她说，微笑着。

“昨日黄花了。现在有几家出版社向我约稿，要我为他们撰写这两次战争的历史……您为什么只一个人在这里？”

“就是一个人嘛……”

第三天晚上，他问她：

“您喜欢看电影吗？”

① 当时巴黎出名的大时装店。

②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

她一面回答，一面把一盆红菜汤放在桌子上：

“有时碰上好电影也看看。”

“现在《Etoile》^① 影院正在上映一部什么片子，听说很有意思。我们一起去看好吗？你们这里自然也是有休假的吧？”

“谢谢。星期一我休息。”

“那么我们就星期一去看电影。今天是星期几？星期六？那就是说后天。行吗？”

“行。明天您大概不会来吧？”

“明天不来。我要出城去看一个熟人。可是您为什么问我来不来？”

“不知道……这很奇怪，我好像已经习惯和您在一起了。”

他感激地看了她一眼，涨红了脸：

“我也习惯和您在一起了。您知道，人生难得遇知己……”

他急忙改换了话题：

“说定了，后天。我们在哪里见面呢？您住在什么地方？”

“在 Motte Piquet^② 地铁站附近。”

“您瞧，多方便，从那里可以直达 Etoile。我八点半钟准时在地铁出口处等您。”

“谢谢。”

他开玩笑地鞠了一躬。

“C'est moi qui vous remercie.^③ 照料孩子们睡下以后，”他

① 法语。意思是：星。

② 法语。专有名词。译音为：莫特·比凯。

③ 法语。意为：是我应感谢您。

微笑着说，想探探她有没有孩子。“您就可以来了。”

“感谢上帝，我没有赚下这样的宝贝，”她说罢步履轻盈地把盘子从他桌上端走了。

他在回家的路上，深为她的言辞所感动，也觉得有几分凄楚。“我已经习惯和您在一起了……”是的，也许这就是他期待已久的奇遇吧！只是太晚了，太晚了。Le bon Dieu envoie toujours des culottes a ceux qui n' ont pas de derriere……”^①

星期一晚上下起雨来，巴黎雾水茫茫的夜空泛着一片暗淡的红光。盼望着能和她一起到蒙帕尔纳斯去共进晚餐，他没有吃午饭，只到拉米埃特大街上的一个咖啡馆吃了份火腿三明治，喝了杯啤酒，抽了支烟，就坐进了一辆出租汽车。在Etoile地铁入口处他请司机把车子停下，出了汽车，冒着雨走到人行道上。司机是个面颊紫红的胖子，信任地坐在车里等着他。一股又热又潮湿的风从地铁吹出来，黑压压的人群顺着扶梯走了上来，边走边撑开手中的雨伞。一个报贩在他身旁用低沉的、鸭子似的嘎嘎嗓音死命地叫卖晚报。突然她在走上来的人群中出现了。他满怀喜悦地迎上前去：

“欧莉嘉·亚力山大罗芙娜……”

她打扮得漂亮时髦，样子和在餐厅里完全不同，神态自若地抬起她那眼圈涂得黑黑的眼睛望着他，用贵妇人的风度把挂着一把小伞的手伸给他，另一只手提着晚礼服的长裙。他更加高兴了，他想：“穿着晚礼服，那就是说，她也想在看过电影

① 法语。意为：上帝总是把裤子赐给没有屁股的人。

之后到什么地方去坐坐，”他翻起她的手套边，吻了一下她那白皙的手。

“可怜的人，您等久了吧？”

“没有，我刚到。快到汽车里去吧！”

他怀着久违的激动心情，扶她上了车，自己也坐进光线不明不暗的散发着潮湿的呢绒气味的车里。拐弯的时候，车身厉害地颠了一下，在这一瞬间，路灯照进车里来，他不由得抱住了她的腰，闻到了她腮上的粉香，看见了那晚礼服下面的丰满的膝头，亮晶晶乌黑的眼睛和涂着口红的双唇，他觉得坐在自己身旁的仿佛已经是另外一个女子了。

前苏联

坐在漆黑的影院放映厅里，他们两人一面望着明亮的白色银幕上几架飞机斜飞下来，嗡嗡地响着，然后堕入茫茫云海之中，一面悄悄地谈着话：

“您一个人还是和女朋友住在一起？”

“一个人。这是很可怕的。我住的那家小旅馆挺干净，也暖和。可是，您知道吗，这是人们可以带上姑娘过一夜或者玩上几小时的那种地方……当然，电梯不上我们住的六楼，楼梯上铺的红毯也到四楼为止……夜里，特别是下雨的天气，真把人烦闷死了。打开窗子，街上连个人影也没有，简直像一座死城，天晓得下面街上的什么地方才有一盏路灯在雨中透出一点微光……您大概也是单身住在旅馆里吧？”

“我在帕西街有一套不大的寓所。一个人住着，是个老巴黎了。有一段时间，我住在普罗旺斯，租了一个农场，想要远

离所有的人和事，靠自己的双手劳动为生，结果受不了劳动的苦，未能如愿以偿。当时还请了一个哥萨克作助手。原来这个人是个酒鬼，喝醉了的时候，就变得非常忧郁，样子阴森可怕极了。我也养过鸡和兔子，没有养好，全死光了。有一次，骡子几乎没有把我咬死。这东西虽然性子凶猛，却是个聪明的牲口……然而最主要的是——生活实在太寂寞孤独了。我还在君士坦丁堡的时候，妻子就把我抛弃了。”

“您在开玩笑吧？”

“一点不是开玩笑。这是件普普通通的事情。Qui se marie par amour a bonne nuits et mauvais jou’ s^①。可是我，这两样都没有多少。结婚第二年她就把我抛弃了。”

“现在她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

她半天没有说话。银幕上有一个模仿卓别林的人撇着两只脚，脚上穿着又大又破、难看得要命的皮鞋，头上歪戴着圆顶礼帽，像个傻瓜似地在拼命地跑着。

“是的，您说得很对，非常孤独寂寞呵！”她说。

“是的，又有什么办法呢！只好忍受着。Patience medecine des pauvres。^②”

“这是很悲惨的 medecine。”

“是的，这种疗法并不愉快。我甚至于——他苦笑了一下，

① 法语。意为：“有这样的情况，人们之所以结婚，是因为他们喜欢美好的夜晚和讨厌的白天。”

② 法语。意为：忍耐是穷人的医疗办法。